

清代章回小说

何典

张南庄
著



何 典
(内部发行)

工 商 出 版 社 出 版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北京市胶印二厂印刷

1981年 2 月北京第一版

787×1092毫米 $1/32$ $5^{5/9}$ 印张
统一书号: 10246.008 定价 0.78元

出版说明

何典是一部多用俗谚写成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。它的题材、构思，乃至语言、写法，都是别具一格的。

小说共有十回，写的全是鬼域世界。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，嘲笑了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在的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。在这里，到处也是「有钱使得鬼推磨」，「杀人弗怕血腥气」。作者借此讽刺和抨击了我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黑暗现实。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写的题记中，说它「谈鬼物正象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。」一九三二年，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，鲁迅应增田涉之托，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，提供给他们，并在五月二十二日致增田涉信中说：何典一书「近来当作滑稽本，颇有名声。」

何典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。作者对镇压被压迫者的起义用赞赏的态度来描写，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。虽然作者的基

本倾向是愤世嫉俗的，但在小说结尾也流露出贪慕功名之心。在语言上有些过分油滑，失之低级趣味。所以鲁迅也批评它「其实是「江南名士」式的滑稽，甚为浅薄。」

何典的作者是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，他化名过路人。对于他的生平，我们所知甚少。从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年）海上餐霞客写的跋中，我们知道他「书法欧阳，诗宗范、陆」，为当时上海十位「高才不遇者」之冠。他还著有十余部编年诗稿，只可惜毁于战火，没有流传下来。

何典过去之所以不多为人所知，原因之一是流传中断或刊印甚少（从嘉庆初年至光緒三年，逾七、八十年庶未翻刻；从光緒四年翻印至一九二六年找到版本，中间又隔了四十八年，自一九三三年后至今近五十年很少再版）。这次我们出版何典，依据的是一九三三年北新书局版。这个版本内容较全，标点、注释也较前版完好。

工商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二月

关于『何典』的再版

关于何典的再版，有几句话应当说明：

(一)这回增刻的，有鲁迅的一篇为半农题记「何典」后，作，有林守庄先生的一篇序。

(二)「空格令人气闷」这一句话，现在已成过去。

(三)我容纳了许多读者的指示，在注释上及句读上，都有相当的改正，我就顺便在此地对于 赐教诸君表示极恳挚的谢意。

(四)半月前，我又在冷滩上买到了一部不完全的石印小书，其内容即是何典的下半部，但封面上写的是绘图第十一才子书，书中的标目，却又是鬼话连篇录。这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上海翻印小书的人，往往改换名目。可是原书中的

缠夹二先生评，

过路人编定。

在这翻印本里已改做了

上海张南庄先生编，茂苑陈得仁小舫评。

从这上面，我们不但可以决定张南庄是上海人而不是上虞人（因为有许多人这样怀疑），而且连缠夹二先生的真姓名也知道了。不过这张、陈两先生的身世，现在还无从考查。从前我在语丝上登了个启事，希望能有人替我在上海张氏家谱上查一查；现在我再在此处重申前请，希望爱读何典而能见到上海张氏家谱的人，不吝赐教。

一九二六，一二，一一，刘复。

题记

何典的出世，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，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。我知道那名目，却只在前两三年，向来也曾访求，但到底得不到。现在半农加以校点，先示我印成的样本，这实在使我很喜欢。只是必须写一点序，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，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。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，虽然老朋友的事，也还是不会捧场，写出洋洋大文，俾于书，于店，于人，有什么涓埃之助。

我看了样本，以为校勘有时稍迂，空格令人气闷，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。至于书呢？那是：谈鬼物正像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。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，甚而至于翻筋斗，吓得『子曰店』的老板昏厥过去；但到站直之后，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。不过这一个筋斗，在那时，敢于翻的

人的魄力，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。

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，随手拈掇，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；又即从成语中，另外抽出思绪：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，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。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间相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，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。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，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，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。

够了。并非博士般脚色，何敢开头？难违旧友的面情，又该动手。应酬不免，圆滑有方；只作短文，庶无大过云尔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鲁迅谨撰。

为半农题记『何典』后，作

鲁迅

还是两三年前，偶然在光绪五年（1879）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，这样说：

何典十回。是书为过路人编定，继夹二先生评，而太平客人为之序。书中引用诸人，有曰活鬼者，有曰穷鬼者，有曰活死人者，有曰臭花娘者，有曰畔房小姐者：阅之已堪喷饭。况阅其所记，无一非三家村俗语；无中生有，忙里偷闲。其言，则鬼话也；其人，则鬼名也；其事，则开鬼心，扮鬼脸，钓鬼火，做鬼戏，搭鬼棚也。语曰，『出于何典』？而今而后，有人以俗语为文者，曰『出于何典』而已矣。

疑其颇别致，于是留心访求，但不得；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，因托他搜寻，仍不得。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

之，且将校点付印；听了甚喜。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，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，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。然而我还很踌躇，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。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，这才做得好。譬如，标点只能让汪原放，做序只能推胡适之，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；刘半农，李高峰，我，皆非其选也。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。为什么呢？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。

还未开手，而躬逢战争，在炮声和流言当中，很不宁帖，没有执笔的心思。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，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，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。这颇使我凄然，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，而且也以为『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』。从此一见何典，便感到苦痛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是的，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。无论高的或矮的，白的或黑

的，或灰的。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，而我谓之困苦。我所谓困苦之一端，便是失了身分。我曾经做过『论一他妈的！』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，还讲身分么？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。我虽然『深恶而痛绝之』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，却究竟不是『学匪』世家；见了所谓『正人君子』固然决定摇头，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。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，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，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？就是做一个满嘴『他妈的』的广告也何足为奇？然而呀，这里用得着然而了，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，又做过几年官，和所谓『孤桐先生』同部，官——上等人——气骤不易退，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。又要然而了，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，兼差倒可以。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，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，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，不过『大报』上决不会登出来，自己自然更

未必做广告。

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，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，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，但总而言之，书籍具在，势必有人懂得。所以他的正业，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。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；他兼差又没有。那么，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，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。既要印卖，自然想多销，既想多销，自然要做广告，既做广告，自然要说好。难道有自己印了书，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，请列位不必看的么？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，那是西滢（即陈源）做的。——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：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，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。主顾诸公，看呀！快看呀！每本大洋六角，北新书局发行。
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

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『著中国权力史，学日本催眠术。』

何典快要出版了，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。夜雨潇潇地下着，提起笔，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，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，只得写出来，而且还要印上去。我并非将半农比附『乱党』，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，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，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，是明明白白的，——不过说，在此时，使我回忆从前，念及几个朋友，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
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，虽然不像东西，却究竟结束了一件

事。我还将此时的心情写下，并且发表出去，也作为何典的广告。

五月二十五日之夜，碰着东壁下，书。

序

何典快要再版，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，我是很高兴的；虽是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，而这几天又病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

我说考订方言之难，就难在这一个‘方’字：大方里有小方，小方里又有小方，甚至河东的方言和河西的不同，这家的方言和那家的不同。譬如乡镇上的某家攀了城里的亲眷，于是城里的语音语调，会传染到某家来，而某家的语言在乡镇上另成了一支。

曾国藩说：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。』这方言的形成，也大半仗一般少数的『方言作家』：他们有的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，有的是吃吃白相相的写意朋友，有的是茶坊酒馆里的老主顾，有的是烟榻上的老老小小的烟鬼，以及戏台上的丑角，书场里的说书先生，……他们都会拆空心思，创造出

无数的长言俗语：有譬喻，有谜语，有警句，有趣语，有歌谣，有歇后，（何典里没有这一类的语句，别的书上也少见，这种语法，在苏沪一带很占一个方言上的位置。如「括勒松口」歇为「脆」，谐音则为「臭」，臭读如脆；「乒灵乒口」歇为「冷」，也是谐音；「结格罗口」歇为「多」……等，这种歇后很是有趣，很是盛行。）……形形色色，花样很多，其中精到的，再得了相当的机会，就会传之久远。

有许多方言都有很有趣的来历：譬如「吃马屁者」叫做「喜戴高帽子」，它的来历是：「尝有门生二人，初放外任，同谒老师，老师谓「今世直道不行，逢人送顶高帽子，斯可矣」其一人曰：「老师之言不谬，今之世，不喜高帽如老师者有几人哉！」老师大喜；既出，顾同谒者曰：「高帽已送去一顶矣！」又如「羞耻」叫做「鸣尿」（读如死）臭（读如脆）它的来历是：「鸭性好洁，偶一遗尿，必赴水塘浴之，恐污其羽，又恐被人知也。故鸭

一名羞耻。见诸宋汪龙锡目存录，明丘岳遗闻小识，王恪遜笔谈诸书。——胡德沪谚。照这样看来，『三婶婶嫁人心弗定』一定也有一段典故，可惜已无从考证了。

方言的转辗流传大都是靠口耳的，所以极容易转变，这种转变的例真是举不胜举，张南庄时代的『肉面对肉面』现在会变成『亲人对肉面』；『飞奔狼烟』现在已失传，只存类似的『飞奔虎跳』；而上海的『二婶婶』已晋级，江阴的却老不长进。

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份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，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，在何典上有『募』『投』『戴』『账』『壳账』『推扳』（按推扳应作『差』解。沪语中有『瞎子吃曲，推扳一线。』句；说这人本事不差，可说做这人本事不推扳。……等字。这类字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，考证的功夫，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。所以当世尽有段玉裁，王念孙其人，若是他们要驾言出游，却没有得到土著的向导，那末他们难